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

民间文学论丛之二

向民歌学习

作家出版社

民間文学論叢之二

向民歌学习

中国民間文艺研究会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906 字数127,000 开本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7 插页2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册

定价(7)0.60元

目 录

新民歌如同海潮起	柯仲平 (1)
乘东风 唱民歌	田 間 (8)
写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詩	袁水拍 (11)
我們需要最强音	郭小川 (17)
跳进民歌的海洋里去吧	臧克家 (23)
拜民歌为师	路 工 (27)
挖掘詩歌的大地	李岳南 (32)
漫談快板	毕革飞 (37)
灌溉新的花朵——工人歌謠	紫 晨 (43)
必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賈 芝 (56)
民間文学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林 山 (71)
批判鍾敬文早期民間文学研究上的反动 立錫	天 鷹 (83)
民間文学研究的两条道路	赵景深 (105)
鍾敬文是个什么样的专家?	江 櫓 (120)
鍾敬文要的是什么权和什么样的尊重?	毛 星 (141)
再論民間文学工作的两条道路	賈 芝 (149)

鍾敬文对于青年的毒害	陈子艾、譚雪蓮 (165)
苗歌今昔談	刘黎光、湯澤民 (173)
反对发掘整理民族民間文学中的資产階級 思想	远 瀛 (182)
談談山西省的群众創作	朱 东 (186)
鋤头底下詩万首, 汗水成河歌成山 ...	衡山县文化館 (192)
唱着山歌上北京	四川古蔺县劳动模范罗怀英 (197)
山歌大王洪兴柏	林奔、連橫 (199)
农民作者——刘勇	鄺麓安 (201)
民間歌手殷光兰	刘錫誠 (204)
紅色歌手	黃松春 (210)
一顆跳动着的社会主义的心	水天生、范銀怀 (216)
后記	(219)

新民歌如同海起潮

——在新民歌座談會上的發言

柯仲平

同志們談得都很好，在這場合中我學習了許多東西。這幾年我大病了幾次，有些脫離實際，我談的恐怕不能滿足同志們的要求。怎樣搜集、研究、整理新民歌？前幾天，民間文學研究會派了兩位同志來找我，我們談了許多，也談到了這個問題。要把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系統地寫出來，還得一些時候，等我的腦子再好一些才行。但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毛主席經常指示我們的：不斷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不斷地使普及與提高結合，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要用高漲着的共產主義精神，引導新民歌沿着它自己的方向——工農兵方向，大躍進又大躍進。民歌是和人類最初的勞動一起生長起來的，人類的根有多深，它的根就扎得有多深，勞動人類開甚麼花，民歌就是花中最美的花；結什麼果，它就是果中最甜的果。它從勞動生活中生長出來，連節奏也是配合勞動的節奏的。民歌從來就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為勞動人民自己服務。我們打碎了幾千年來的各種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成了主人，民歌的內容也就起

了根本的变化。今天劳动人民正在用社会和自然界主人的思想、感情和态度来創造着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民歌。今天，新社会的主人們，虽然有一些还用着简单的工具如鋤头、鋤头、夯等等，但他們唱出来的新民歌，不但內容新，节奏也有了新的变化。新民歌的內容和节奏，表现出社会主义的英雄气概，力求多、快、好、省的劳动的英雄气概。用新的生产工具劳动，劳动节奏变化了，新民歌的节奏自然也会起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創造的，又是自然的，必然的。我們要引导新民歌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前进，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設到共产主义社会，唱着飞跃，飞跃着唱，永无止境。这是群众的道路，英雄的道路。

民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中間就有一个工作需要我們經常地来作，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来进行搜集、研究、整理、出版等工作。整理新民歌，对于那些不需要改动的，千万不要改它；本質好而需要加工的，就在不損害它的思想、感情、音調的原則下，給它一些必要的加工。自然决不可以用非无产阶级、非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去篡改它。如果应作适当改动而原封不动拿到群众中去，那我們就沒有尽到責任。我們为了群众，必須好好工作，乱改当然不对，当改而原封不动也不对。整个說来，要在它原有的基础上作恰当的提高，然后，拿到群众中去。这样作就能更加鼓舞起群众更高的劳动激情，又产生出更多更好的新民歌。把群众中的拿来，加以提高，又把提高了的拿到群众中去，如此反复下去，就象滿

山遍野吹起一股股的大旋风，愈旋愈高，一直旋上天去。我們加的工，加得好不好，拿到群众中去，就会考驗出来。能流传的民歌，每每是群众作，群众爱，群众传、群众使它完美更完美。今天，我們和群众打成一片，由群众和我們一起加工到完美程度的新民歌，一定会得到广泛的流传。东风压倒西风，它——新民歌是东风里一支无敌的大雄风，它要吹遍全国，将来还要吹遍全世界。因此，我們必須認真負責地进行加工的工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定要有群众观点，把毛主席經常指示我們的群众路綫化到我們搞新民歌的思想感情和工作中来。

我刚从医院出来不几天，东风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就送来一大堆新民歌給我看。因为是民歌，特別因为是新民歌，我很高兴，虽是刚病后，我还是要掙扎着看。有些新民歌，給它稍改一两个字，或者在某些地方，把前后稍稍移动一下，就更飽滿，更有力，更动人；有些新民歌，好得象群众开了山，挖了渠，引来水，水到渠成。有些新民歌，气吞全宇宙，韵如天上来，你縱有神工鬼斧，也不敢动它一点点。

要使我們的新詩能够很好的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民歌学习什么呢？这个問題是所有的詩人們都非常关心的，我自己并没有学好，有些同志如李季等，他們就比我学得好。这問題談起来就复杂了，正如同志們說的，民歌是我国詩歌的主流。民歌曾把历代快要衰頹了的詩歌救活，拯救了許多詩人，給他們注入新鮮

的血液，我們历代的詩人都應該感謝这些无名英雄。我們要写出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詩歌，一方面，我們要批判地学习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詩人的創作；另一个更主要的方面，就是学习我們历代的民歌，特別是要学习我們毛澤东时代的新民歌。土地革命到現在，革命的新民歌，从井崗山唱起，唱到东方紅，又唱到东风压倒西风，征服時間，把時間抛在后头，征服天地，旱涝都要大丰收。看新民歌很快就要唱起电气化——原子化的高潮。因此，我們有特別向新民歌学习的必要。不待說，从井崗山以来毛主席創作的革命詩詞，我們当然也是要好好学习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够鑽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不能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不能象工农兵群众一样的热爱新生活，要想写出好詩歌，象民歌一样地流传广大群众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学民歌，我自己有一点点經驗，一九二八年冬，我写“风火山”这个詩剧，我就有意地吸收了一部份云南边疆和陝北民歌的歌风，写时，我覺得民歌风加强了我創作上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从一九三八年到四九年，我吸收了一些老民歌和革命民歌的歌风，在延安，写出“边区自卫軍”，“平汉工人破坏大队”和一些墙头詩——街头詩。也用民歌风写过剧本。我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我体会到，党給我革命的靈魂，群众給我战斗的力量，民歌給我远飞的翅膀，当我不辜負党和群众，也不辜負这一对翅膀的时候，我就会搞出几首可以被群众批准的詩歌来。（談到这里，柯老朗誦了

他过去写的“悼人民艺术家张寒辉同志”，“三根灵签”，“英雄且退张家口”等民歌风格的诗。)不是党和群众给我教育，中国诗，民歌给我帮助，我能歌唱什么？

东风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叫我给他们编的新民歌集写序诗。我看到这些新民歌，非常的兴奋。我想我应该怎样来歌颂新民歌呢？我虽然拿着诗歌的枪冲锋陷阵，战斗了三十多年，但，今天要我写一首诗放在这些新民歌的前面，我确实感到为难。不写吗，纵然可以拿病做理由，但良心上过不去。这是一支浩浩荡荡大海大洋一样的诗歌队伍，伟大英雄的诗歌队伍。这些集体的英雄的歌唱，要我写一首诗来歌唱他们的歌唱，我就为难了。英雄们的歌，好象天生成的歌，是昆仑山上流下来的长江大河，而我是从山里流出来的小泉。我给你们坦白，我写这首歌颂赞美新民歌的序诗，在我构思的时候，好比凿井，是一段一段挖下去的。开始还容易，头一节很快地就冒了出来。第二节的前两行，也是一唱就唱出来了，但后两行，我大大地鼓了一把劲，才唱到使我比较满意的那个程度。写到第三节就感觉难写难唱了，第三节，我写了几次都没有写成。因为唱到第二节，调子已经相当的高了。第二节是——

哪座山都没有喜马拉雅山高，
哪个时代的民歌都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好；
几万万人马，唱着去擒龙擒蛟，
去年一个冬，擒来蛟龙千万条。

我要唱出来的第三节，必須更高更有力，歌頌新民歌还要能鼓舞新民歌大跃进。这第三节更要我相当滿意才行。連我自己都不滿意，怎能对得起新民歌作者們和群众呢。我烟也不抽了，烧酒也不喝了，那时，我只有求助于党，求助于民歌。我想英雄的人民不是在唱着跨黄河，跨长江嗎，我一想到这里，一下就想好了，我唱下去：

一唱跨黄河，二唱跨长江，
三唱跨海跨洋跨四方，
我們要不断地飞跃不断地唱，
唱比原子弹爆炸更有力量。

我給你們坦白，我这样的詩人並沒有怎么了不起的，我終于写出这首序詩来，这是因为党給我的力量，我感到很多的新民歌都来向我挑战，那許多新民歌摆在我面前，就象一种挑战書，我不能不写，不能不应战。

新民歌是革命劳动群众的智慧、热情和詩歌才能的結晶，是群众共产主义精神高涨的一种表現，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伟大的动力，它們能使帝国主义丧魂落魄。

在这座談会上，我临时想起了几句，讓我来念一念：

新詩新民歌，好比两台戏，
对台对唱来对比：
新民歌如同海起潮：
新詩如同水在滴。
你把几滴水来尝一尝，

嘴里尝着碎玻璃。

新詩新民歌，一道唱在群众里，

一道唱，一道化成甘露和普雨。

我說的新詩当然是包括我的在內。只要我們能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員，和群众一道劳动一道唱，就会把新詩歌也化成甘露化成普雨。我不是貶低了新詩歌，而是要这样鞭策自己。为了使我們的新詩歌和新民歌能一同在毛澤东时代放出万众欢騰的光彩来，我們必須好好学会运用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結合的創作方法，必須拿出新民歌作者群众那样的干劲来干。（黃桂华整理）

（原載 1958 年第 6 期“延河”）

乘东风 唱民歌

——讀民歌小記

田 間

社会主义的风，吹遍中国大地；劈山迎来紅日，凿川引来清泉。这股风是东风，奔腾万里，气壮山河，惊天动地。

这股风也是詩风，排山又倒海，快馬又加鞭，生产大跃进，一天抵两天。

这股风，来自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双手。劳动人民口唱詩篇，手揮鋤头，不分昼和夜，唱起了东风歌——

跃进决心与天比，
集体力量胜机器。
白天赛太阳，
黑夜追月亮，
不怕时间短，
一天当两天。

——安国县的民歌

天冷冷不住热心，
地冻冻不住决心，
大雪盖不住信心，

大风刮不倒恒心。

(邢台县石板房村的党、团员和干部群众，在
风天雪岭上，劈山修水，唱出了这样的歌。)

这是东风第一枝，唱出了革命的干劲。正如林铁同志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大跃进”一文中所指出的，广大工农群众，为了“种下社会主义树，扎下共产主义根”，显出了无比的决心。大跃进的步伐，一日千里，人们坐火箭，还嫌火箭慢。

河间人民这样唱道：“昨天夕阳下，河水在西洼；今天旭日升，渠水到村东；中午日正南，渠水围村转。”在两天和一天之内，一个村庄就有了这样的进展，步伐前进得多么迅速，歌声响得多么远！

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自然界已经有了新的主人。“旧社会县长上山用轿抬，新社会县长上山把树栽。”(邢台县的民歌)我们这一代人，上山下乡，开山凿川，植树造林，立志苦战三年，改变世界面貌，我们已经向大自然宣战。民歌就是进军的号角，在山头上，在人们的心上，点起了一把火。

地是万宝库，
井是宝库门；
取出长流水，
遍地出黄金。

这些歌，是东风歌，是革命歌，是“新国风”。是人民的决心书，也是最好的诗。从艺术的观点上看，它也并不

次于希腊的某些有名的短詩。它賽过了那些詩。上面引用的这首小詩，短短四句，为我們这个时代，画了一幅速写，描写得多么准确、鮮明和生动。

写詩的人，向民歌学习吧！向人民学习劳动，向人民学习写詩。民歌是新詩的母亲，民歌是許多文学大师的老师。不采集民歌，不懂得民歌，是不配写詩的。詩歌是人民的集体財富，是人民的武器。我們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树立新一代詩风。

乘东风，唱民歌。苦战三年、五年、十年，甚至一輩子，要讓新詩为工农兵服务，和广大群众見面。写詩的人，要和工农群众同劳动，同工作，同写作，同歌唱，共同建設社会主义。

1958年5月

（原載5月25日“河北日报”）

写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詩

袁水拍

我們的有些詩群众不接受，是由于詩里的思想感情不对头，这是根本原因。群众干着轟轟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事业，而有些詩里是冷冷清清的個人主义的情調，群众自然不要看。更不必說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詩了，群众当然更加唾弃它們。我們必須进一步地揭露和批判它們，把这些毒草从我們的詩歌园地中清除出去。同时，我們也要彻底革掉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使自己的作品里充滿群众的、时代的声音。

也还有些詩，就其思想內容來說，是革命的，可是就其群众接受的程度來說，却比較差，甚至很差，也就可以說是不革命的。它們只能被很少一部分讀者所欣賞，而不能在广大的群众中流传。我們需要提高的作品，但那些为少数人所偏爱的东西，却并非真正有什么“高”的地方。真正高級的，也还是需要的。不需要的是那种貌似高級，而实际則否的作品。它們的很重要的一个缺点是沒有做到象毛主席所說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不能为群众所喜聞乐見。

既有社会主义內容又为群众所喜聞乐見的形式、风

格，这样的作品是有的，但还不够多，也不够快（很快地反映现实生活，短诗是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在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的群众就自己动起手来创造了，他们一面劳动一面很快就唱出了千千万万首山歌民谣，象春花一样开遍大地，也象潮水一样涌到了报刊的版面上。许多是充满了我们这时代的英雄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不由得我们这些写诗的人不叫好，不佩服。

这些作品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吸引着我們，它们的民族的风格也是令人注目的。它们的确是生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不需要采用噜囔的形容词来形容男女老少的干劲，只消列举大家都熟悉和爱戴的古典文学、戏曲中的英雄人物的名字，便描绘出了水利建设中的农村的生龙活虎的面貌：

男女老少齐出征，青年干劲赛赵云，
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是罗成，
老年出马似黄忠，干部策划胜诸葛，
妇女赛过穆桂英。

这不是“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的一个范例吗？这不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吗？

提到形式，就容易使人想到“框框”，觉得有了“框框”不好办，可是没有“框框”的自由诗是不是自由呢？自由诗而不被接受，就不自由得很了。自由诗不自由！这也许就是发明自由诗的人所预想不到的。其实既然要写诗，